

·纪念建军八十周年·

回眸英雄

■新华社记者 王玉山

董存瑞： “为了新中国，冲啊！”

59年来，他单手高举炸药包的形象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中；59年来，这个年轻的生命让我们一次次心存感动。

如今，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英雄的画像，与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7位著名英模的画像一同在全军悬挂。

他，就是董存瑞。

“替我把这些奖章带给我娘，就说我是为解放全中国牺牲的”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敌人据守旱桥上的一个暗堡，疯狂扫射。呛人的火药味在弥漫，整个前沿阵地上，笼罩着一片挥之不散的黑色硝烟。

1948年5月25日，已攻入隆化中学东南面的解放军第11纵队94团被敌核心工事所阻，如得不到增援，随时都有被敌消灭的危险。

师指挥所命令董存瑞所在部队：下午3点半，必须冲进隆化中学，增援94团。

此时，是下午3点15分！

从暗堡里喷出的火力越来越猛，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耳边掠过。

董存瑞和郅顺义奉命炸掉暗堡。

“快要到前面那片开阔地了，董存瑞指着一个小土堆对我说：‘老郅！你在那掩护我。’”郅顺义生前回忆说。

炮火中，董存瑞和郅顺义在敌人火力下迅速跃进。郅顺义甩一阵手榴弹，董存瑞就向前跃几步；再甩一阵，又跃几步。后面还有几名战友，把一捆捆手榴弹送到郅顺义手里。

郅顺义又甩出几枚手榴弹，迅速爬到了董存瑞指定的地方。

“我们趴在土堆前，一起看着剩下的一段冲击道路。那片开阔地，敌人的火力封锁得最严密，冲过去就是干河套，那里是敌人火力的死角。”郅顺义生前回忆说，“这时，董存瑞腾出手从怀里掏出几次立功的奖章和一个用纸包住的小包说：‘老郅，替我把这些奖章带给我娘，就说我是为解放全中国牺牲的。’”

“都记住了？”董存瑞又问郅顺

义一遍。

“你放心，我都记住了！”

“好！老郅，投弹掩护。”

“为了新中国，冲啊！”

“董存瑞一个跃身，朝那片开阔地冲去。我也抓起拧开盖的手榴弹，用力地甩出去，将碉堡前的鹿砦、铁丝网炸了个稀巴烂。”郅顺义生前回忆说。

趁着这股浓烟，董存瑞几步冲进了开阔地。

这两个一前一后跃进的身影，成了敌人火力射击的主要目标。子弹在他们身边乱飞。

“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可董存瑞顽强地匍匐前进。”郅顺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瞪着双眼向敌人的火力点投出了手榴弹。

董存瑞借机又一个跃进，猛地一下跳到了干河沟里。身后的郅顺义也跟着跳进了旱河前的壕沟里。

董存瑞几步便蹿到桥形暗堡底下。

这时，郅顺义离董存瑞不过50米。“我看见董存瑞抱着炸药包，四面环视了一圈，想找个地方放炸药包。”

“桥底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他一伸手没有够到，两旁是光溜溜的墙壁，没有边棱，炸药包放了两次都滑下来。”

“要有一个长木架子顶住就好了，可这时，上哪儿找架子呢？若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毁暗堡。”郅顺义回忆说。

这时候，总攻的时间已经到了，大批后续部队攻了上来，嘹亮的冲锋号已经响起。

敌人也疯了似的捅开了桥形暗堡上的一块块砖头，桥壁上十几个暗枪眼开始喷火。

“敌人突然发现了桥下的董存瑞，立刻从侧面掉转枪口，向他射了过来，我急忙投出一枚手榴弹。”

子弹从董存瑞的身边穿过去。

“我看见董存瑞挺胸昂头，大步走到桥底中央，用左手托起了20多斤重的炸药包，踮起脚尖，奋力将炸药包顶住桥底，右手猛地拉着了导火索。”那一刻，郅顺义永生难忘。

导火索“哧哧”地冒出白烟急速燃烧着。

导火索只能燃烧7秒钟。

郅顺义再也忍不住了，他纵起身子，飞快地冲向壕沟边。这时，他看见董存瑞突然两眼圆睁，奋力挺起腰身，用尽全力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

随即，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桥形暗堡摧毁了。冲锋的部队冲了上来……1948年5月26日凌晨3时，隆化攻坚战在经历22小时40分钟后胜利结束。

1948年6月8日，第11纵队党委命名董存瑞生前所在班为“董存瑞班”。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追认董存瑞为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也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邱少云： 在烈火中永生

在朝鲜战场上，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一动不动，任凭火魔肆意吞噬掉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就是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

邱少云被火烧着了

1952年10月，志愿军决定攻占391高地美军前哨阵地。为保证战斗胜利，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3营的570多名战士奉命执行潜伏任务。

邱少云就是其中的一位。

9连是执行潜伏任务的主攻连队。连长程子英，1996年在北京去世。生前，他在《在潜伏地区》一文中写道——

往日似乎很短的一天，今天却这么难熬！心里有事，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中午的阳光照射着寂静的大地，战士们穿着棉衣，热得厉害。没有风，不时有小虫子往他们脸上爬，向脖子里钻。

突然，从山后传来飞机的马达声，吼叫着像要搜遍整个阵地。我的心更紧张起来，是不是敌人发现了呢？我看看四周，潜伏地上一动也没有。

飞机盘旋了几圈后，轰鸣着飞去。

平静没多久，似有察觉的敌人开始了猛烈的炮击，伏击圈后方黑烟滚滚，火光乱闪，好像连空气也着了火，热得烫人。我看见邱少云的身子紧贴地上，一动不动，尘烟落了他一身。

没想到，敌人的第2轮轰炸中竟然夹杂了十几颗燃烧弹。燃烧弹炸裂后，四处飞溅到潜伏战士的身上，腿上的伪装网和草立刻燃起了烈火……我紧张得用袖筒擦擦脸上的汗，刚想跟指导员说些什么，忽然听到前边小声地传来了报告：邱少云被火烧着了！

师长特批参加潜伏的“非党员”

时任29师师长的张显扬呆了片刻，低声问道：“邱少云？是那个后补进潜伏部队的四川兵吗？”

1996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张显扬讲述了他特批邱少云参加任务的故事——

我去9连检查潜伏准备工作，快到连队时，看到有个战士在哭。马上就要打仗了，哭什么嘛！我最烦手下的兵哭哭啼啼的，当兵就要有个兵样子！

我让他站起来，问他是哪个连的。他说他叫邱少云，是9连的。

这是我头一次见邱少云。

我就冲着他怒吼，9连这么个大功连队，怎么出你这么个软蛋，你哭什么嘛！邱少云很倔，说，谁是软蛋，我是伤心。连里不让我参加潜伏，他们不把我当个兵看。

旁边陪我检查的87团团长孟建民解释说，这次潜伏考虑到危险性大，决定让党、团员参加，非党团员在后方后备。我说这个规定太死板，这么好的战士，你没看出来吗？他求战心切，就是要打仗，这样的兵我看可以去潜伏。

孟团长当即让邱少云跟我们去连部。最后，程连长同意了邱少云去潜伏。

邱少云高兴得很，给我敬了个礼，就走了。我记得他人挺精神的，个头有1.7米左右，说一口四川土话。

火在邱少云的身上烧了30多分钟

潜伏在邱少云身后3米处的李川虎，始终难以忘记那悲怆的一幕——

燃烧弹的油液特别稠，是浓缩的，一炸开就四处飞溅，邱少云身上溅了不少。那火太大了，我看见他的全身抽搐了一下，脸一下子绿了，手使劲插到了土里。我不敢说话，就用眼色一次又一次地示意他赶快打个滚，把身上的火弄灭。

邱少云没有理会我。他使劲把头往下埋着，火苗每抖动一下，身体就抽搐一次。

旁边2米处就是一条水沟。他只要一滚，就可以活命。我那会儿也顾不上纪律了，就低声叫他的名字，他没回答，但我想他肯定听见了。

火在邱少云的身上烧了30多分钟。

1952年10月12日傍晚，我潜伏部队向391高地发起猛攻。战斗结束后，我们发现，邱少云全身被烧得如同黑炭，遗体缩成一团紧贴在大地上。唯一没被烧尽的，是那双深插进泥土的手。



黄继光： 飞身舍命堵枪眼

在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空降兵某师六连的荣誉室里，放置着一尊黄继光的半身铜像。现任、也是第35任“黄继光班”班长彭江林说：“连队执行重大任务，都会带上这尊铜像。”

彭江林，一个从小听着黄继光的故事长大的小伙子，来自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的故乡。

他说，每天看见老班长的床铺，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悲壮的场面……

请战

1952年10月19日，滚雷般的炮声笼罩了上甘岭，烧焦的土地上布满了发烫的弹头和弹壳，浓浓的硝烟呛得人肺疼眼酸。

从晚上10点开始，零号阵地上敌中心火力点用重机枪、轻机枪交织成一片火网，封锁着六连的前进道路。

六连决定炸掉这个“拦路虎”，可连续组织的三批爆破组人员均牺牲了。这时，离天亮不到1个小时了，要是再拿不下来，全天的反击作战将全部泡汤。

“把任务交给我吧！”黄继光站了出来。

“把任务交给我们吧！”同是通信员的肖登良、吴三羊也站了出来。

随后，他们立即拿起手雷匍匐前进，并利用弹坑和敌人射击的间隙迅速跃进。距离敌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吴三羊的枪声响了，敌人的火力随之被吸引。

黄继光、肖登良同时跃起，几个箭步，分别蹿到了敌中心火力点下的两个碉堡旁边。“轰！轰！”两个小碉堡当即被炸毁。

这时，一群敌人从中心火力点冲了出来，猛烈反扑。黄继光赶紧抛出2个手榴弹，肖登良也从敌地堡里拉出一挺机枪扫了过去。

敌人被打退了，但是，吴三羊不幸牺牲，肖登良也负了重伤，昏倒在地。

牺牲

只剩下黄继光一个人了！山梁下，连长万福来和指导员冯玉庆一面紧张地用剩下的唯一一挺机枪掩护着他，一面屏住呼吸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子弹从黄继光的头顶上呼啸而过，黄继光艰难地爬行着，在距敌人只有八九米时，霍地站了起来，右手高举手雷——就在这一瞬间，敌人的子弹射中了黄继光的胸膛，他倒了下去。

万福来伸手抓起手榴弹就要往上冲。

“等一下！”冯玉庆拉住了他。

在弥漫的烟雾中，他们又看到了黄继光艰难爬动的身影。敌人的机枪打得更疯狂了。

突然，黄继光再一次直起身来，投出了手中的手雷。巨响中，硝烟把地堡和人都淹没了，敌人的机枪“哑”了。

“冲啊！”我第2梯队的战士们高呼着冲了出去。可刚冲上山梁，炸塌的地堡里又有两挺机枪喷出了火舌。部队再次受阻。

“看，小黄！”不知谁叫了一声。

只见黄继光又猛地站了起来，在闪闪的火光下，张开双臂，扑向敌人喷火的枪口……

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胜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黄继光同志报仇，冲啊！”万福来一声怒吼，带着战士们怒潮般冲上了零号高地。

1200余名敌人全部被歼。

当指导员冯玉庆把黄继光从阵地上抱下来时，这个伟大的战士已经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全身重伤7处，胸前被打出了拳头大的一个洞口。

血脉

今天的六连，宿舍楼2层，窗户旁的一张下铺，洁白的床单上叠放着一床军绿被子，床头一块亮眼的铜牌上端正地写着一个英雄的名字：黄继光。

“黄继光！”

连队点名时，这是第一个被点到的名字。

“到！”

所有战士异口同声地答道，洪亮、坚定。

每晚如是。

